

石阶 作品

空谷



The Valley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空谷 / 石阶著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
2016. 1

ISBN 978-7-220-09692-1

I. ①空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诗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9364 号

KONG GU

空 谷

石 阶 作 品

责任编辑
封面题字
封面设计
版式设计
责任校对
责任印制

陈小梅
石宝霞
胡梦茵
四川胜翔
蓝 海
王 俊

出版发行
网 址

四川人民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
<http://www.scpph.com>

E-mail

scrmcbs@sina.com

新浪微博

@ 四川人民出版社

发行部业务电话
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
防盗版举报电话

(028) 86259624

照 排
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

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

170mm×240mm

印 张

20

字 数

321 千

版 次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

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

ISBN 978-7-220-09692-1

定 价

38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电话: (028) 86259453

出挑的题材 出色的写作

——石阶长篇小说《空谷》序

白 烨

题材在小说写作之中，既可以说很重要，也可以说不重要。倘若笔触深入到别人未曾涉足的某些领域，题材就显得很重要了；倘若所写的是人们习见的俗常生活事象，题材就不那么重要了。石阶的长篇小说《空谷》，无疑属于题材重要的一类写作，因为它涉及至今仍鲜为一般人所知的苴却砚，几乎是以此为主构筑起了整个小说。

出产于金沙江沿岸的石崖峭壁，成名于汉魏时期的苴却砚，在明清之后渐渐失传。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重新开发以来，人们逐渐认识到它独特的价值所在。如今，无论是在石砚界，还是在收藏界，苴却砚都声名显赫，广有影响。它非属中国的“四大名砚”，但又被看作是集“四大名砚”之优长于一身的“砚中珍品”，“文房奇品”。这些年，随着人们对苴却砚历史渊源的发掘，对其自身品质的发现，其声名与价值都在节节攀升，步步攀高。但与它在行内的这种如日中天的状况相比，苴却砚在社会影响上，在大众认知上，尤其是在文学表现上，却罕有什么踪迹，很少为人所知，几乎是一片空白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石阶的《空谷》，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，它可能是有关苴却砚在文学反映上的首部小说作品。就像书名“空谷”所寓意的那样，这部小说，也应该属于苴却砚在文学领域里的“空谷足音”。

当然，作者石阶深谙小说创作要构筑故事、描画人物的道理与规律，她并非一开首就说苴却砚如何如何，而是用引而不发、欲说还休的方式，编制了一个曲婉又迷离的故事，把有关苴却砚的一切，都串接于故事，粘



连于人物，伴随着故事的演进与展开，人物的活动与形状，有关苴却砚的历史沿革、原石产地、雕刻工艺、艺术价值等内容，就如同吉光片羽一般，逐步呈现出来，散发出奇光异彩。

作品在一开始，就以澄泥砚世家子弟江鲁生在恍惚迷离之中，本想“由砚灵指引找到砚石圣地”，孰料却被“恶人拉到石山”，引出了砚痴、砚灵、砚石圣地等关节点，制造了引人疾读的故事悬念。继而，又由江鲁生进入栖云山庄之后的观砚、赏砚、丢砚、粘砚、雕砚等一系列情节与细节，作品渐渐拉开笼罩于苴却砚之上的层层纱幕，使人由原石到成品，由砚人到砚石，由赝品到极品，在对苴却砚由远及近、由表及里地逐渐接近中，一步步领略和悉知苴却砚的不同凡响、弥足珍贵和神秘莫测。及至江鲁生终于快要雕成一方自己设计的苴却砚，并且越看越喜欢，喜不自胜时，人们也不免要为之陶醉：“浅绿色的石礞为表，黄色石礞为底，表与底之间夹着厚厚的青色细腻品质，这方砚放在桌上有种朴实、厚重之美。之所以认为这方砚堪称宝砚，是爱这方质朴的砚台上有一枚铜钱大的石眼，这石眼恰到好处地留在砚额中间，这种同色石眼粗看浑然不觉其存在，当看到其存在的时候，会使人产生天上云追月的感受。”江鲁生观砚、赏砚的如许内心感受与由衷赞叹，把苴却砚何其独特，何以美妙，何其珍贵，都揭示得淋漓尽致，无以复加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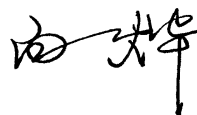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要叙事，更要写人，以事托人，才是上品。《空谷》的作者也深谙此中道理，精心塑造了分属不同类型的众多人物形象，男性形象有江鲁生、欧阳敏、殷天佑等，女性形象有四姑娘、依清、婵儿等。但相比较之下，江鲁生和四姑娘的形象最为独特，也是最见光彩。江鲁生为了寻访苴却砚，花费数年岁月，辗转几千里路来到西南某地，没有着落的时候，饥寒交迫，形同乞丐；心里惆怅的时候，失魂落魄，如同痴人，但只要说到砚石和砚台，就精神焕发，两眼放光，完全换了一个人。为了雕出一方好砚，他能忍受所有屈辱，承受一切痛苦，他以雕砚作为自己人生的唯一追求，把自己所精心雕刻的苴却砚命名为“天地砚”，意在追求“天地初分”又“天人合一”的艺术境界，而他自己委实就是一个以砚为命，为砚而生的砚人合一的典型。他与四姑娘的邂逅与相恋，也是由于砚石与砚台，堪称是砚恋、砚缘。为了救出这个被土匪劫持的视他为亲人和神人的四姑娘，他不惜舍出自己至为珍贵的“天地砚”，因为四姑娘不止是他的恋人，

而且也是他心目中的“砚灵”。由对苴却砚爱不释手的酷爱，到救人于危难的关键时刻的忍痛割爱，都显示出了这个人物既崇砚求艺又重情尚义的远大追求、宽厚胸怀与高尚人格。从小处看，江鲁生这个人物，当数砚石界内超尘拔俗又德艺双馨的砚界翘楚。从大处说，江鲁生这个人物，也是凝聚了传统的艺人精神和现代的文人意识的民族精英。这个气度不凡的人物，让卓尔不群的苴却砚焕发出了勃勃生气，也让整个作品满含了一种荡气回肠的精神气韵。

总之，石阶的《空谷》一作，无论在弘扬苴却砚文化的层面上，还是在演练小说写作的意义上，都有其可读可品之蕴与可圈可点之处。在我看来，写出《空谷》，既是作者的一次成功的小说写作，也是苴却砚在文学世界的一个精彩亮相。当然，作品的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，比如相似性的人物较多，有相互遮蔽之嫌。另外，小说的结构与叙事也时见枝杈和艰涩，读来尚不够自如流畅，等等。但总体看来，瑕不掩瑜，自具其长。

我相信，这部《空谷》的问世，一定会引起它应有的阅读反响，也希望作者也由此增进文学创作的信心，写出更好的作品。

是为序。



2015年2月28日于北京朝内

楔 子

“恶人当道，殃及这块石头初为砚，就不得不以历经千年风霜的面貌示人，可耻啊！”江鲁生说着把砚交给天佑，心中却放不下对这块砚石的愧疚。

殷天佑缓缓掀开大红锦缎，撩起黑色细羊绒察尔瓦，再次擦拭砚额上与绿磬同色的石眼。管家列巴凑上来指点着说：“黄底、绿面，江先生说这是一方高天、厚土的‘天地砚’。”

“拿去，准备起驮！”天佑说着直起身，依依不舍的目光再次停留在砚上。

一方黄鳝纹为底、绿磬为面的直却砚被装进藤箱，上了驮架，天地砚和六箱生烟土、两箱玉簪茶、两个妙龄女奴一起成了贡品。

没等起驮的呼哨响起，天佑已打马前行。

迟来的呼哨声在山谷里迎来荡去，惊起鸦雀倾巢而出，低空盘旋，使得雾晨恍若昏暮。

马帮渐行渐远。

江鲁生依依不舍的目光追随着马帮，直至浩荡的马帮隐进浓雾，而前面的茶马古道正是盗匪出没之地……



1

大雨初歇。暖阳抚摸着清新万物。屋顶青瓦泛着釉色光泽，树木花草青翠欲滴，小鸟“叽叽喳喳”欢叫、蹦跳，摇动着缀满花朵的夹竹桃。

江鲁生恍惚着，搓脸、捏鼻、拽耳，几番验证终于相信只要自己直起腰，浅水窝里那副蓬头、垢面、多骨、少肉的陌生面孔会在瞬间附着到自己身上，与身体拼接出一个落魄的自己。他下意识往脑后掏了一把，这一把落了空，辫子已不知去向。

破衣烂衫、身无分文，与之伴随的还有这崭新世界里深沉的饥饿。“行行好吧，赏碗饭吃。”这句话在他舌尖上缠绕，真正说出口的是对眼前景色的感叹。“天国！”他欣喜地重复着这两个字，感知着梦与现实的距离，思维在虚幻与现实之间穿梭跳荡，仿佛自己与心目中的“砚灵”只距一步之遥，而这一步竟是腹中极度的饥饿。

※ ※ ※

大梦乍醒，春色弥望。

满世界的五彩裙，满眼的花头帕。欢歌笑语声近来远去，活跃起了青石、灰瓦的小镇，也活跃了鲁生呆滞的眼神。他立在青石铺就的街道，目光在花头帕间闪来跳去，找寻梦境中那神秘面容和那惊鸿一瞥。

“江壮士，何以如此落魄？”

鲁生没理会这声问话，更没收回追逐花头帕的目光。

“自古才子多风流。”话音伴着脚步声，一张男人的瘦脸瞬间挡在鲁生眼前。鲁生不得不打量这位身材高挑的瘦男人，搜尽枯肠也没从对方这张瘦长面孔上找到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“怎么，不打算雕砚了？”

“我？雕砚？”

“若不是这齐鲁之腔，还真不敢确定见到的是你。”

在将要接近砚灵的地方来者提到了砚，鲁生下意识地施着礼说：“敢问，兄台……”

“不才，复姓欧阳，单一个敏字。祖上以鉴、藏砚台为业。”瘦脸说着双手抱拳还礼。

人群中突然爆发出爽朗一笑，欧阳看到殷天佑带着约伙和约卡从人群中走过来，意识到自己和鲁生一个长袍马褂，一个破衣烂衫在闹市街头行礼寒暄，不由得也笑了笑，随即迎着说：“少主人，这就是砚痴。”

“砚痴？”少主人微笑着又问，“那个江壮士？”

听到“江壮士”这陌生字眼，鲁生下意识低头打量了一眼自己破衣难遮的嶙峋瘦骨。

他刚要离开，就觉有人贴住了后背，面前已不是一张面孔挡着，而是几个男人立在对面对面形成了人墙。“我得罪过诸位？”鲁生见少主人摇头否认，接着说：“我既无钱财可劫，又与诸位恩仇无涉，还请行个方便。”

少主人微笑着说：“三年前，江兄追女子追到‘文宝斋’，砸了陈老板的一方好砚，难道今天要再生祸端？”

“既然兄台为砚而来，我们有你想象不出的好石、好砚。”欧阳发觉鲁生听到“好石”两个字眼睛就放光，赶紧接着又说，“我来引见一下，这是少主人殷先生——殷天佑，带马帮经营买卖。如果江兄是为砚石而来，现在就跟我们走，少主人不会亏待江兄。只是有一点，往后见到砚台，无论是否入得法眼，还请高抬贵手，别再砸了。”

“欧阳兄真想带上他？”天佑问着话，眼睛依然停留在鲁生的脸上。

“我们正差帮手，捡上他，也许有些用处。”欧阳说着，并没对少主人表现出卑躬屈膝，言语上却早已收起了对“江壮士”的以礼相待。

欧阳以“捡”这种轻描淡写的语气向少主人谈鲁生的去留，不仅伤了鲁生的自尊，更让他对欧阳敏的砚家身份产生怀疑。听着这对主仆的一唱



一和，“嘿……嘿……”鲁生一阵傻笑。连他自己也分不清这是装傻，还是依然停留在痴傻状态。

欧阳愣了一下，继而苦笑着说：“江兄，别逗了。大街上也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借一步说话。”

“我不跟你们走！”鲁生说时脸上已经带着怏然不悦。

“相信江先生不是真傻。”天佑的话语不重，鲁生却感到了肩头上的沉重分量，在两个黑衣人左右挟持之下，转眼间邀客竟成绑客。

天佑吩咐了约伙和约卡带着鲁生去洗理更衣，他就和欧阳先到饭馆去了。

※ ※ ※

“巴蜀香”川菜老馆，门面黑底烫金的大招牌上字迹已显斑驳，柜上鲜艳红布封口的几只青花酒坛异常醒目。

天佑做东，欧阳作陪，请的是欧阳从街市上捡来的砚痴江鲁生。

客还未到，菜已上齐。红油肚条、麻辣鸡块、红烧猪肘、烤羊肉散发着诱人的香味，几样亮油的蔬菜也青翠光鲜。

天佑叫了一斤青梅泡酒，一边给欧阳斟着一边说：“别太拿他当回事，先喝着。”欧阳往门口看了两眼，犹豫着还是端起了杯。

※ ※ ※

鲁生在镜前磨蹭着，看到镜里的自己，也看到了镜里的另一个黑衣人，尽管那人被挡住了大半个身子，但身上的雄浑之气却直逼过来。外面是满街的五彩裙，也许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”的时机已经到了，而自己却到不了街上，看不到“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

几年的“装疯迷窍”，两天来风餐露宿，再加上淋了一场大雨，使鲁生从心智迷失中清醒了，也许是不需要继续装疯扮傻，七魂六魄此时才归了位，竟然发现往事并没走远，再牵动哪根线都会连带出一串串的痛心。

对不堪回首的往事有了记忆，“整窑的澄泥砚坯啊！”砚坯崩裂声里烟尘火光中腾起了身着五彩裙的少女砚灵，而现在有可能会与砚灵失之交

臂。他想到“由砚灵指引找到砚石圣地”与“被恶人拉到石山”，这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两种境界。他已经坚定了逃走之心，眼下却无逃走之机，再次端详自己的打扮，青衣、青裤、白底青面布鞋，再加以寸草不留的项上人头，这是镜子里的形象，也是镜前的自己。他对自己的打扮厌恶得肠胃颠倒，就差着肚子里早已没有可吐之物。

“一身全新，躺下去如死人，站起来像诈尸。”鲁生在心里这样对自我做了评价，仿佛穿着上的焕然一新，像是被完成了一次殡葬。

鲁生一露面，天佑差点笑得喷出汤水。

约伙赶紧解释说：“本来头顶上留了‘天菩萨’（彝人男子的发式）。”

“不是留不留天菩萨的事。”天佑打量着鲁生，接着说，“这身衣裳没穿对。要不，给弄套亚麻布学生装？”

鲁生冷着脸说：“不用在乎这个，先说要咱来干啥。”

“吃饭。”天佑示意了一下，约伙连推带扶把鲁生按到了座位上。

“不会是鸿门宴吧？”鲁生说着拿起了筷子，不管不顾地就是一阵狼吞虎咽。这举止把天佑和欧阳都看呆了，鲁生意识到自己的不雅吃相时，手上的饭碗和面前的两个菜碗都已见底。“好在没给他弄套长衫，若不然……”天佑浅笑着没再说下去。欧阳给鲁生斟上酒，含着笑说：“饿了就吃，这不算辱没斯文。喝杯酒压惊、洗尘，请，请！”

鲁生放下碗筷却没端酒杯，目光在欧阳和天佑之间打量了两个来回，神情淡然地问：“我才从水磨房出来，今天就被你们捡了，这不会是巧合吧？”

“巧合？”天佑说着眼角露出了不屑。欧阳赶紧接着说：“三年下来，若不是殷先生关照，很难相信你还能坐在这里。昨天去文宝斋，才得知陈掌柜提前两天放你出来了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砸了人家上等砚，让你终身为奴隶也不过分。欧阳先生每来镇上就到柜上拜访一回，陈掌柜才答应了这个三年期。”

“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。”欧阳敏说着摆了摆手，接着问，“这三年江兄是怎么过的？”

“明知故问。”鲁生冷冷地回了一句，猛然发现殷天佑以凛冽目光注视



着自己，心里顿时一惊。

“不妨事，不妨事，不知者不为过。”欧阳说着起身向天佑拱了拱手，接着说：“请允许我再次作个引见。殷先生是阿硕土司的唯一继承人，上过多年学堂，知晓彝、汉语言、文字，还懂洋文，在水墨丹青上的造诣更是深厚。少主人如此学识在此地实属凤毛麟角，将来定会是前途不可限量的开明土司。跟着少主人，江兄也能大展宏图。”

鲁生双手抱拳施着礼，以夸张的语气连说：“失敬，失敬！”

“言归正传，在下对江兄砸砚一事心存好奇，可否赐教？”天佑说着，目光一直停在鲁生脸上。

鲁生毕竟走不出痴境界，听到提起砸砚的事，三年前的愤懑再次涌上心头，好像又看到别人在糟蹋砚石，想起那块有着“七珍、八宝”石眼的珍稀好料被施以粗拙的雕工，不由得叹了口气：“那哪儿是雕砚！”

见欧阳和天佑不吭声，鲁生接着说：“笔、墨、纸、砚，唯独砚称之为‘器’，早在宋代四川人苏易在《文房四宝》中就说过‘四宝砚为首。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受，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’。好一个唯砚而已，我砸的那方砚如果置之书案，只恐是添烦。”

“我们见过那方砚，没你说的那么不堪吧？”欧阳说着瞥了天佑一眼，天佑也跟着点了头。

鲁生更气愤了，大声说：“在端砚中七眼为珍，八眼称宝，这样的石料被雕得非但不入流，更是视觉劫难！我怀着朝圣之心离开砚窑，吃了那么多苦头才近了圣地，见到的却是这样的货色，上好石料被雕成这样，活脱脱暴殄天物！”

天佑一脸不悦地说：“尽管这样，也不该如此莽撞。”

鲁生大着声，早忘了自己面对的是土司府少主人，瞪着天佑接着又说：“掌柜对那方砚‘敝帚自珍’也就罢了，我就是想多看看砚上的石眼，他毫不客气地说‘别摸宝砚’。那也能算宝砚？！”

欧阳看到鲁生依然为那方砚怒气未消，笑着说：“有幸撞见了那一幕，江兄在盛怒之下才有了这砸砚之举。还好，砸的是陈记店，要是砸了彝人、苗人这样一方砚，那就绝对是灭顶之灾。”

“难道……这样的砚还能算是好砚？”

民多以蚕丛氏后人自居，双眼凸出，那是仙农蚕丛氏的特征，是先祖图腾，那方砚就叫作‘蚕丛氏夜观天象’，江兄没看懂，这就是文化上的差异。”

“殷先生的先祖是……”

“不在于这个。”天佑说时不无遗憾地摇了摇头，像是还在为那方“蚕丛氏夜观天象”砚被砸而惋惜。过了好一会他才放缓了语气接着说：“那方砚出于名家作坊，虽不是制砚名家亲手雕刻，也是名家生前设计的砚式。这方砚在民间几乎可以说是绝品。这样一方砚，若不砸，你难解失落之苦，你这一砸，却不知砸出多少人的怜惜之痛。”

“不入魔不成佛。鄙人以为，江先生有这疯狂之举，自会有过人的本事。”欧阳向殷天佑进着言，也是有心在探试鲁生是不是真的会制砚，没想到鲁生盯着窗外不接这个话茬。他只好接着说：“大俗若大雅，这不只表现在别的艺术门类。这俗不是恶俗、媚俗，而是地域上的民俗。比如说，澄泥砚的浑厚、端砚的显、歙砚的隐，虽然都在因材施教，这‘艺’却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，都有着其自身的人文环境。再比如这里的砚，石材产自彝区，这里又有着粗犷、质朴的民风，石品、人品合二为一，雕出这样的砚台自有其道理。”

鲁生听了欧阳一番话还是不以为然，觉得欧阳即便有评品砚的学问，也没有雕石制砚的体力，怎么看都像是师爷，忍不住说：“冒昧请教一句，和田玉产自新疆，雕琢风格结合的是什么民俗特质？”

欧阳敏一时想不起该怎么定位，硬着头皮说：“细腻，对，就是如同羊脂般的细腻。”

他心里也知道细腻是玉石本身的质感，玉石的质感并不能算做制作风格。成品和田玉雕却很难结合到产地的民风上去，最起码是眼下他总结不出来，只得硬着头皮说了这么不伦不类的话来蒙混过关。说完之后他才想起，和田玉虽然产自新疆和田，而玉雕工匠却往往是在内地完成琢磨。江鲁生没反驳，嘴角上已挂着一丝不屑神情，这使欧阳面露尴尬，却不好接着再次补充。

天佑把这两个人的神色看在眼里，不自觉又冷了脸。觉得与捡来的流浪汉同桌共饮已经很失身份，偏偏欧阳一不留神弄成了“言多必失”，而姓江的表现又是如此桀骜不驯，他盯着鲁生说：“陈掌柜背后有林老爷撑



着，你差点会被‘咔嚓’。”他说到“咔嚓”的时候在脖子上比画了一下，见鲁生跟着缩了缩脖子，他才端起杯笑着说：“喝酒，喝酒！”

鲁生推开酒杯起身行着礼说：“与二位仁兄萍水相逢，承蒙关照，在此谢过，后会有期。”

天佑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江先生谈吐不凡，又何必拒人千里？”

“光天化日之下，不相信你们能把我强行带走！”鲁生的话刚说出来，那两个黑衣人就到了他身后。欧阳随即站起来抢先把一只手压在鲁生肩上，赔着笑脸说：“同道中人，江先生何必自取其辱、斯文扫地，会弄得大家今后不好相处。”

鲁生再次被迫入座，这才想起打量天佑和欧阳，虽然都穿着长衫，两个人在气质上却大相径庭。

天佑穿着灰布长衫，头戴灰色细呢宽边礼帽，举手投足间透出的是高贵文雅，风流倜傥，话语不多却能在不动声色间传递出几分霸道。欧阳面孔白净，眉眼清秀，留着油光水滑的“三七开”分头，薄唇上蓄着修剪整洁的“一字形”胡子，言谈举止略显浮夸，过余的修饰彰显出的是文弱之气。鲁生挠了挠头，指尖在铮明瓦亮的光头上行走得无阻无碍，这一习惯动作却挠出了特别的不习惯，不由得对天佑头上的礼帽感到别扭，觉得天佑坐下来喝了这一阵酒，鼻尖上已经沁出一层细汗，却没舍得把礼帽摘下，就像那礼帽是赁来之物，少戴半刻便会折了本一样。

两个黑衣人退开之后，欧阳小声说：“江先生不必多虑，既然你我同道，就该一起雕出些好砚，这样才不枉大家相遇一场，也才算不愧对那些上好的石料。”

鲁生听得半信半疑，仿佛跟着天佑和欧阳也许是条通往砚石产地的捷径。

酒至半酣，鲁生依然能感觉到不远处两个黑衣人的注视，想到自己身处这近乎被绑架的境地，再次对前路感到担忧。

低矮院墙边种植着一丛丛青竹，竹下日影婆娑。

鲁生靠在窗边，耳畔响着前庭的人欢马叫，他知道这就是欧阳说的要动身了。酒足饭饱之后，先恢复起来的体力，继而是胆量，更何况现在正是逃跑的绝佳时机。他正欲翻窗，突然发现一个抱着东西的人闪进了竹丛。这是彼此的发现，那人掠过时回头扫了一眼。在这倏忽闪过中，留在鲁生脑海里的是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欧阳敏推开门，看到江鲁生半骑矮窗，顿时猜到了八九分，微笑着说：“江兄，这是要唱哪一出？”

鲁生愣神之后收回脚，苦笑着说：“这是要到哪去？”

欧阳敏微笑着说：“到了你自会知道。”

“如果我不愿意呢？”

“到了那里，江兄绝对不会后悔。”

鲁生再次看看窗外，没有风，对面的竹叶却瑟瑟抖动。那抖动的竹叶下，藏匿着一个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行窃者，一个不堪惊扰的灵魂。鲁生现在可以翻窗而逃，却怕欧阳敏叫喊起来惊动院子里的马帮，更怕惊扰了竹丛后的行窃者。此时，只要自己动手掐住欧阳敏的细脖子，让他不再出得了声，自己就能翻过矮窗，钻进竹丛，和竹丛后的人一起越墙而逃。他走近了欧阳，心里紧张得怦怦直跳，双手在身后剧烈颤抖，心与手作着势力悬殊的抗衡。他只是个砚匠，即使欧阳成了横陈在他与砚灵间的障碍，他也做不到伸手掐住欧阳敏的细脖子。



※ ※ ※

马帮再次要出发了。

早上席卷而至的那场暴雨，使马帮只得退回了客栈。天留客，欧阳才得以与鲁生相遇，难道他们命中注定会有一次联手？天佑见惯了彝人的耿直，唯独没见过鲁生这种以莽撞方式表现出来的豪爽，在与鲁生的短短接触中，天佑几次感到鲁生身上那种豪气如空穴来风，不期而至，无踪而遁。他已经领教过鲁生机智、犀利的言谈，就更觉鲁生的举止有些诡异。一想到马上要做桩大买卖，如果接受外人同路，就会触犯马帮的忌讳。他指使约伙和约卡一起去招呼着装货起驮，而有意忽略鲁生的存在，如果这边急于启程，那边逃了江鲁生，纵然欧阳心里会有些不痛快，于情于理都不会留下来为寻找江鲁生而置马帮于不顾。

“哦哟哟——”一声吆喝，继而是两声尖利的呼哨。

应着这声呼哨，从客房那边走出的是身穿月白色长衫，手拿细竹编遮阳帽的欧阳，他没走两步就停下来回头等待了。“没逃？”殷天佑心里掠过这个念头，说不上是疑虑还是意外，或者是失望。无论是在深谷丛林还是在闹市人群，马帮起驮前总有这样一声吆喝、两声呼哨，以此提精神、整队伍、壮声势。没等鲁生露面，没等队伍摆开，天佑就兴致索然地跨上了马。

二十匹滇马、三十几个奴隶形成了长长的阵容。鲁生在马背上居高临下打量着街道，众多的花头帕、五彩裙闪得他目不暇接。欧阳打趣着说：“江兄，这只是冰山一角，如果你到‘赛装会’去，眼睛就会更不够用了。”

“什么赛装会？”

“少女们比赛衣裙、头饰的聚会，也是青年男女相亲的场所。情歌和着婀娜的舞姿，三昼夜的狂欢下来，将成就无数对恩爱姻缘。”

“现在是往那里去，是吧？”鲁生急切地问。

“现在？”欧阳指了指前方，接着说，“出了镇子往前就是奴隶市场，再往前就该进山了。”

“不去看……”一股劲风不期而至地扫荡过来，鲁生把话咽回去了。

他干咳了两声之后刚要接着说下去，吃惊地发现天佑正回头看着这边，那

目光冷峻得不含半点柔和，那支火铳子在肩头闪着幽幽的寒光，旋风扫飞了天佑的礼帽，竖起了天佑头顶上的两寸长的黑发，使他的形象在鲁生眼里瞬间成了凶神恶煞。鲁生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顺着风势，趁着乱状，溜下马背低头便往人多的地方钻。

恐惧加上内急，鲁生脚下早已是慌不择路，偏偏这个时候有更多的五彩裙、更靓丽之花头帕从他眼前闪过，可怜他这会儿只得把“众里寻她”暂且放下。

几年未遇的一餐大油荤，毫无保留地穿肠而下，及至鲁生再次回到路上，已不见马帮踪迹，街上的五彩裙也所剩无几。

望着冷清的街道，鲁生冷静了，也才真正地从浑噩中醒来。

刚才才是众里寻她，转眼之间成了在冷清的街头寻她。一番打听，他才知道今天早上是赛装会散场，没玩尽兴的女孩子们绕进镇对今年的赛装作告别，要想再看到这满目的五彩裙，只得等到明年。而且这里是彝、汉、苗、傈僳多民族杂居区，外乡人很难从少女的长裙、花头帕上分出她们的种族。好在鲁生并不知道自己要找的少女是哪个民族，他要找的除了服饰之外还有那张面孔，那是他心里反复刻画了千百遍的一张熟面孔，那个在他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砚灵——四姑娘。

他的情绪由后悔到懊恼，梦中的少女只是虚无缥缈的意象，而寻找砚石才是自己此行真正的目的。逃离了那支马帮，也许不是得到自由，而是错失良机。自责中，几乎与迎面的花头帕擦肩而过。“哎！”他只哎的一声，赶紧去追，不期然地与迎面而来的小伙子撞到了一起，应着一声女人尖叫，一块石头从小伙子的怀里跌落到了铺街的青石上，两个都僵住了。

曾经虚无缥缈的意象突然出现在面前，不被惊呆也会被吓傻。鲁生不只被这声尖叫骇傻，更被眼前那人的相貌惊得灵魂出窍。

他觉得自己疯了、懵了，下意识里感觉到那个五彩裙正在走远，丢舍不下的是眼前真实中的幻觉。面前的小伙子眉若柳叶，鼻若悬胆，身披黑色察尔瓦，头顶裹缠的是崭新的青布，这青色更衬出了“他”少女般的唇红齿白。看装束，眼前人是英武的彝家男儿，偏偏这皓月般的俊脸尽显着娇滴滴女儿家模样。这相貌如果配上花头帕、五彩裙……“难道会是砚灵四姑娘！”



男装女人却大声吼叫：“赔我，赔我苴却石！”

“什么石？”

“雕砚台的苴却石！”

鲁生只知道那绝妙的砚材出自川滇之地，却没听说过这里还有可制砚的“苴却石”。他盯着面前这张熟悉的面孔，回味着和砚石有关的字眼。

“盯着傻看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”

“你知道哪里有好砚石料是吧？”鲁生说着，激动得心都快要跳出嗓子眼了。

“废话，你随便找谁问问，只要会两句汉话就会告诉你哪儿有苴却石料，用不着麻烦我。”

“这么说，姑娘一定知道？”

姑娘指着地上碎片说：“看吧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，害我坏了一块石料还敢在此纠缠，看来你是不知道我四姑娘的厉害，赔我！”

“自古黄金有价石无价，怎么赔？”江鲁生这么想着，不经意间目光触及到了地上的几片碎石，身体里顿时有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，几年的追寻，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在面前，就像是自己的心被摔碎了。他“扑通”一声跪伏于地，捧起石块如醉如狂、泪流满面。

四姑娘心软了，蹲下来小声说：“赔不起就算了，何必如此。”

鲁生看到石片上那只碧绿的石眼，就知道自己接近了圣地，同时也知道自己毁了一块上品石料，痛心和激动汇聚而成的滚滚热泪一时难收。这痛哭已经引起了路人围观，四姑娘不尴不尬地看了一会，悄然离开了。

人虚弱会做白日梦，鲁生看看围观的群人，再看看手上的石片，知道现在不是做梦，“见到了砚灵，梦中的砚灵走进了现实”，鲁生想到这里，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，惊诧、恍惚，神智在梦境与现实中几经穿梭，依然连缀不出一个合乎常理的判断。

手上有一片石，这是真实的东西。鲁生这会儿真恨自己这双眼，如果在客栈里那一晃而过的瞬间自己就认出了这张面孔，何至于等到与四姑娘相撞，而且白白毁了这块上好石料。

“一而再地莽撞了。”鲁生自言自语着，想到逃离马帮已经算是错过一回，见到了四姑娘，却再次与四姑娘失之交臂，仿佛这六年多的疯傻状态使自己迟钝了眼神，锈住了脑子。